

·门外弹乐·

## 巴托克:穿越山野走向世界

□梅明蕙

在20世纪的音乐星空中,贝拉·巴托克如同一颗璀璨而独特的星辰,在爱乐者脑海中烙下深刻印记。2025年是这位匈牙利伟大作曲家辞世80周年。80年时光流转,巴托克的音乐依然在世界各地的音乐厅中频频奏响,给后人留下巨大的研究空间。

初识巴托克,不过从他的几首小品开始,那是参与演奏他的六首《罗马尼亚民间舞曲》。作品虽精短,却不易表达其中神韵。

当时最奇特的感受,是其音乐素材鲜明的民族性、民间性与作曲技法高度现代性的融合。这种别致的融合带来了原创火花的闪亮,即时的炫目后又令人长久难忘。

关注巴托克其人其作后,方知那是高山大海。亦无意间得知国内著名作曲家鲍元凯先生是巴托克的拥趸,鲍先生被誉为民族经典的交响组曲《炎黄风情》,无论从理念还是技法无不深受巴氏的影响。

应该说,巴托克音乐创作的根基与灵魂是对民间音乐的痴迷与探索。遥想20世纪初,西方音乐从马勒和瓦格纳宏大的交响浪漫主义风格中转变,开始摆脱传统的和声与结构体系,诟病与赞赏并存的序列主义、机遇音乐和极简主义等先锋流派逐渐兴起;而那时的巴托克却穿越在崎岖的山野乡间,倾心搜集那些口耳相传的民歌民谣,其足迹遍布匈牙利及周边地区。这种历尽艰辛近乎“考古式”的努力,被后人誉为“跨越时空的音乐民族志书写”。

音乐创作借用民族、民间素材不是新鲜事,那更是19世纪西方民族乐派的拿手好戏,德沃夏克、格里格、俄罗斯强力五人团等作曲大师乃是其中的杰出代表。但他们的“借用”多是直接引用或改编现成的民族音乐,以服务于浪漫主义的情感表达。巴托克则与此大异,他是深入田野采集原始素材,通过专业分析提



专栏

梅明蕙 媒体人,爱乐者,读写驳杂。

炼其核心特征(如调式、节奏等),再将这些元素完全融入现代作曲技法(如无调性、复杂节奏等),创造出兼具民族根基与先锋性的全新音乐语言。简言之,前者是“用民歌讲故事”,后者则是“拆解民歌造新曲”。显然,后者更具有原创性。

从一般的听觉体验上看,19世纪民族乐派作曲家的作品都十分动听,或许因为那几位代表人物碰巧都是旷世超绝的旋律大师。而聆赏巴托克可不简单,那不是一个“动听”所能概括,初听甚至感到晦涩和费解。那是因为他将那些原始素材作深度解构与重塑后,赋予民间音乐要素以全新的生命力,作品的丰富性、表现力和深度得以大幅开拓,对人们的听觉习惯也产生了一定程度的颠覆。

以我喜欢的《乐队协奏曲》为例,其被誉为20世纪交响乐史上的“破局之作”。它将民间音乐的粗粝质感与现代作曲技法完美熔铸,让每个乐器声部都成为独立又共生的主体,整个作品在结构、和声、节奏、织体等各个方面都展示了无比宏阔的创新空间。它证明了,“民间音乐的‘野性’无需被驯化,反而能与现代技法共生,成为滋养严肃音乐的鲜活土壤”。

放眼我国严肃音乐界,类似巴托克的努力从未中断,让民族音乐走向世界的宏愿在有理想的作曲家心目中从来不曾熄灭。这么多年,打下中华印记的音乐作品在世界音乐殿堂逐渐有了更多位置,有国际影响的作曲家也数得出来一些。随着时间的推移,巴托克的价值日渐凸显,其影响力也在不断扩大。如果说天才无法复制,那么他对民族、民间音乐的持续热爱和研究,对原创的执着坚守,以及开放而广阔的视野,都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示范。



摘编自中国探险协会主席韩勃为《徒步百科》写的推荐序。

划的白领群体发现其决策失误率下降了29%,焦虑指数也降低了42%。由此可见,徒步已经成为治愈现代性异化的解药。

这部耗时数载的集体创作,始终贯穿对“边界”的辩证思考。我们既突破传统指南的体例限制,将人类学田野调查融入装备评测;也打破安全与冒险的认知边界,在“可控风险”理论中重新定义徒步精神;更试图打破自然与人文的知识边界,让地质学家与诗人共同诠释山岳的启示。

亚里士多德在《形而上学》中追问:“我们如何理解世界?”答案或许就藏在两足与大地的接触中。

《徒步百科》提供的不仅是应对险境的锦囊,更是打开认知维度的密钥。当读者循着书中指引踏上旅途,他们不仅是在丈量山川的经纬,更是在进行一场关乎文明存续的伟大实践:用脚步丈量大地的耐心,消解技术的傲慢;以自然为镜,照见人性的本真;在行走中完成对现代性困境的突围。这或许正是本书最深层的使命——在人类世的地层上,刻下属于徒步文明的新印记。

这些微小如尘埃的足迹,终将在时间长河中沉淀为新的地质层,见证人类如何通过最原始的行走方式,重新校准与地球的共生关系。正如本书箴言所述:“我们不是大地的征服者,而是她永恒的学徒。”《徒步百科》正是献给所有学徒的启示录,它用科学丈量深度,以哲思拓展维度,在每一步的起落之间,书写着属于这个时代的个人史诗。



陈洁 科普作家,北京理工大学副教授,著有《山河判断笔尖头》《何以科学家》等。

击了年轻的小鲍耶。由于得不到精神上的理解和支持,孤独破坏了他的性情和体质,加上家庭纠纷,小鲍耶后来彻底放弃了相关研究,58岁即死于疾苦。

结果,最后的光荣,属于“几何学中的哥白尼”罗巴切夫斯基。

罗巴切夫斯基几乎一辈子都待在喀山大学,职务从系主任一直升到校长。1826年2月23日,在系里的一次学术会议上,罗巴切夫斯基宣读了他的研究成果:一篇关于第五公设不可证明的论文,这标志着非欧几何的诞生。

直到19世纪20年代,德国的高斯、俄国的罗巴切夫斯基和匈牙利的鲍耶,先后独立形成了非欧几何学思想,由此展示了三种不同的人生历程。

“数学王子”高斯是三个人中最具国际声望,也是最早形成非欧几何学基本思想的人,有他的日记、私人信件和遗稿为证。他也是唯一从来没有公开过自己相关研究成果的人。很简单,非欧几何太“荒谬”,一开始不可能得到理解和认同,而他既不需要通过新成果获取更高声誉,也没有要分享新发现扩充人类智慧库的使命感,相反,他不愿意引发争议,遭受大面积攻击和指责。于是将超前成果当作了私家菜。

高斯的大学同学鲍耶,一生致力于证明欧氏公设的正确性,他的儿子J·鲍耶却背道而驰,认定第五公设不能被证明,并决心创建非欧几何学。小鲍耶的运气很不好,他写成论文,父亲不帮助发表;论文寄给母校的一个老师,半路丢了;6年后此文才作为父亲著作的附录面世。

书出版前,老鲍耶将文章寄给同学中最出色的高斯请他把关。高斯回信说,这是他三十多年前就已经做过的工作。这封信极大地打

·序跋集·

## 徒步者是大地的学徒

□韩勃

中国户外徒步运动正经历着爆发式增长。数据显示,2024年全国户外运动参与人数突破4.5亿。与之形成反差的是,因专业认知缺失导致的意外事故率和死亡率却逐年上升,年均增长率达14.6%。当“说走就走”的浪漫想象遭遇真实险境——迷途者因缺乏地理辨识能力徘徊于断崖,缺乏气象知识的队伍在暴风雪中失去方向,或是无知者用明火焚毁千年苔原——这些令人触目惊心的场景警示我们:户外运动必须从“自发”走向“自觉”。本书的编撰正始于这样的现实焦虑。

“徒步帮”团队历时3年,研究分析了全国217起典型户外事故案例,发现68%的伤亡事件源于基础自然认知缺失。在秦岭太白山事故现场,科考队发现遇难者背包里装着最新款的智能手机,却未携带最基本的等高线地图;在贡嘎山西坡雪崩事故遗迹中,救援队检测到遇难者装备的防风指数远超当地气候需求,却缺少关键的雪崩信标仪。这些细节,促使我们将户外徒步的安全原则系统化,为徒步者构建起融合科学理性与人文关怀的知识体系。

不仅如此,本书的深层抱负远超超越技术层面的指导意见。我们始终在思考,徒步者应当如何自处?

首先是责任伦理:书中提出的“无痕山林”准则,要求徒步者对生态系统承担维护监测者责任,并对文化遗产保持阐释者的谦卑。

其次是文化自觉,最终指向文明重构:实验发现,星空定位使空间记忆准确率提升41%,说明就算是经常使用手机导航的“数字原住民”,也能通过看星星找回认路的本事。在深圳的另一个对照实验中,参与百日徒步计

·科海无涯·

## 高斯的沉默震耳欲聋

□陈洁

成功的人、高尚的人和幸福快乐的人,是三种很不同的人。

作为几何学之父,欧几里得垄断了几何界几千年。其《几何原本》中列出了适用于所有科学的五个公理和适用于几何学的五个公设,以此作为其全部理论体系的基石。其他的公理和公设都没有问题,唯独第五公设,又叫平行公设,内容是“同一平面内的一条直线和另外两条直线相交,若同侧的两内角和小于180度,则这两条直线经无限延长后必在这一侧相交”。无论是表达方式还是表达的内容,它都不像公设,而更像可以证明的定理,但是在两千多年的数学史上,经过无数人的努力,又总是得不到证明。

直到19世纪20年代,德国的高斯、俄国的罗巴切夫斯基和匈牙利的鲍耶,先后独立形成了非欧几何学思想,由此展示了三种不同的人生历程。

“数学王子”高斯是三个人中最具国际声望,也是最早形成非欧几何学基本思想的人,有他的日记、私人信件和遗稿为证。他也是唯一从来没有公开过自己相关研究成果的人。很简单,非欧几何太“荒谬”,一开始不可能得到理解和认同,而他既不需要通过新成果获取更高声誉,也没有要分享新发现扩充人类智慧库的使命感,相反,他不愿意引发争议,遭受大面积攻击和指责。于是将超前成果当作了私家菜。

高斯的大学同学鲍耶,一生致力于证明欧氏公设的正确性,他的儿子J·鲍耶却背道而驰,认定第五公设不能被证明,并决心创建非欧几何学。小鲍耶的运气很不好,他写成论文,父亲不帮助发表;论文寄给母校的一个老师,半路丢了;6年后此文才作为父亲著作的附录面世。

书出版前,老鲍耶将文章寄给同学中最出色的高斯请他把关。高斯回信说,这是他三十多年前就已经做过的工作。这封信极大地打

## 山河万里:重走抗战时期大学内迁之路

□聂作平

【编者按】抗日战争爆发后,我国北方及东部沿海面临战争威胁,数十所大学不得不向西部搬迁,这是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一次高校大迁徙。作家聂作平从2016年重走浙江大学西迁路开始,用8年时间实地走访了10所大学的内迁之路,寻访旧址,研究史料,拜访相关人物,写成《山河万里:重走抗战时期大学内迁之路》,用生动的文笔全面呈现了10所知名大学的内迁往事,并烛照历史背后个人的命运浮沉与时代的峰回路转。本文摘编自该书自序。

## 从竺可桢的日记开始

我特意查了日记——2016年6月12日,手机响了,央视编导想请我为一部纪录片撰稿,讲述著名气象学家竺可桢的故事。

很快,我完成了题为《问天冷暖》的纪录片撰稿,并在央视播出。

纪录片结束了,另一件事情却开始了。

之前,为写这部纪录片,我买回重达二三十斤的《竺可桢全集》,重点阅读他几百万字的日记。竺可桢的日记,显然没打算发表或出版,像鲁迅日记一样,很少抒情、议论,几乎就是每天工作、生活的流水账。这种流水账式的日记,非常真实地记录了作者的人生历程。

我读得最仔细的,是他在浙大西迁和贵州办学时那几年的经历。阅读期间,产生了一个强烈的念头:以竺可桢日记为线索,重走浙大西迁路,写一篇关于浙大西迁的长文。

2017年3月11日,我从成都驱车出发。次日清晨,我走进了古老的湄潭文庙——它曾是浙大西迁时的校本部驻地,而今改建为浙大西迁陈列馆。

为了获取地方史料,我还专门去了一趟湄潭县方志办,请工作人员找来县志及文史资料选辑,一一拍照留存。

寻访湄潭4个月后,我再次驱车南下,这一次,目的地是广西宜州——旧名宜山。与春日里细雨蒙蒙、柳丝轻扬的湄潭相比,宜州的夏天如同一只巨大的蒸笼,潮湿,闷热。这座被戏称为“宜山宜水不宜人”的小城,既是浙大西迁办学点,也是黄庭坚客死地。

宜山时期的浙大校本部,设在宜山文庙——事实上,绝大多数内迁的高校,几乎无一例外地进驻了当地文庙,且大多是校本部。这是因为,作为彼时不多的公共建筑,文庙相对宽阔、齐整。

至于浙大曾经西迁办学的吉安、泰和、金华

等地,我之前都去过。

寻访归来,我开始动笔,开始在电脑上敲下第一个汉字。

2017年9月15日,我的长文《苦难催生奇迹:重走浙大西迁路》发表,反响强烈,包括《新华文摘》在内的多家报刊纷纷转载,至于转发的网站和新媒体,更是多不胜数。

媒体的转载和读者的热议,这是一种令作者深受鼓舞的正向反馈。于是,我决定把大学内迁系列继续写下去,写成一部书。

## 陆续寻访了10所内迁高校

九一八事变后,东北大学首先内迁。及后数年,从中国北方、东部迁往西南的大学数以十计,从而形成了世界教育史上罕见的战争中的流亡兴学。

这样的历史,既应该也值得后人永远铭记。

我寻访的第二所内迁高校是武汉大学。与浙大辗转迁徙多次不同,武汉大学一步到位,比浙大少受了许多颠沛流离之苦。

在学者孙雁鸣兄陪同下,我攀上乐山老城制高点:老霄顶。站在山上,透过葳蕤的草木,可以看到急流拍岸的大渡河,以及河畔耸立的乐山大佛。当年的老霄顶上,建有武大礼堂。礼堂下方的文庙,是武大总部和主校区。

浙大、武大之后,是华中大学,一所业已不存在的高校。它的内迁之地,在桂林和大理——其中,绝大多数时间在大理,在洱海之滨一个叫喜洲的小地方。那也是所有内迁大学中,迁得最遥远、最偏僻的一个。

总之,从2017年开始,此后八年间,为了那些内迁大学,我在各地往返奔波:出发,归来;再出发,再归来……山河万里,风霜以行;岁月往,事中宵跋立。

在三秋,高气爽,菊花竞放,我和老兄弟田勇登上城外的牛头山,在半山腰,找到了东北大学开凿的防空洞。这座川东北县城最值得骄傲的事,我以为无非两件,一件在唐朝,一件在现代——前者,大诗人杜甫和李商隐分别在此客居;后者,东北大学内迁此地。

在城固古坝,油菜花开的春日,原野上,花朵像流动的金色颜料。我带着儿子走进山坡上那座悬挂在十字架的教堂,那是西北联大旧址。许多次寻访,我特意带上了儿子。我想让他从小记住,消逝的时光,收纳了这样一些可风可颂、可叹可泣的先人。

从厦门到长汀,暑热的7月,沿途翻越的崇山峻岭,很自然地让我想起当年厦大师生内迁的艰辛。抵达长汀那个夜晚,明月在天,我踩着遍



北碚复旦大学旧址纪念碑。

聂作平 摄

地银光,行走在灯火稀落的小巷。夜深了,月光下,那座写着“国立厦门大学”大字的牌坊,影子斜斜地落在地上。

在北碚,在当地朋友陪同下,我三次寻访于嘉陵江畔的复旦大学旧址——夏坝,而今,它还保留了当年的地标建筑:登辉堂。登辉堂后面,还有几栋破旧的平房,据说,也是复旦学子的栖身之地。200米开外的大桥下,孙寒冰先生的墓碑上,落着两只小鸟,它们啁啾有声,仿佛在和从桥上飘落的汽笛相呼应。

在澄江、在罗定、在三水、在韶关、在南岭掩藏的诸多小地方,我寻找中山大学的一点一滴。那些遗失在万里山河间的故人故事,只有用细心、虔诚、敬意,才能将它们一一打捞、回收、珍藏。

在上海,在赣州、在滨州、在友谊关、在昆明、在宜良,我打听和同济大学相关的人与事。

我寻访的10所内迁高校中,最后一所是早已拆解的中央大学——它曾是我国规模最大、学生最多、学科最齐全的最高学府。像武大一样,中央大学也是一次性内迁到位的——它从南京溯流而上,落址重庆。在中央大学柏溪分校附近的山坡上休息时,我想,我已经寻访了10所内迁高校,可以将这些文章结集为一部书出版了。不过,当年的内迁高校,远不止这些。

我决定:继续走下去。继续寻访。继续书写。这部书,不是结束,而是开始。

## 热潮之下,让“万能AI”回归技术本质

《AI万金油:商业幻想与科技狂潮》一书对AI在全球范围内的迅速崛起进行了清晰而深入的阐述,既承认其变革性潜力,又批判性地反思了当前不断加剧的夸大宣传、误用现象以及潜在风险。

什么是AI万金油?AI万金油指的是那些声名赫赫,但实际无法达到其宣传效果的AI技术。

由于AI的应用领域非常广泛,许多人难以分辨哪些AI技术能够按照预期运作,哪些仅仅是过度夸大的幻想。译者指出,本书的“万金油”对应的英文原文为“snake oil”(蛇油)。蛇油一词源自19世纪的美国,当时一些骗子以蛇油作为神药来推销,声称能治愈各种病症,但实际上这些药品大多无效,甚至有时是有害的。为贴合中文语境,便于读者理解,将其翻译为“万金油”,意为夸大效能或根本无效的产品或服务。书中通过一个精妙的比喻解释了当前